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彭公案 第三十八回 奉恩赦三太歸家 賞金銀群雄散伙

話說楊香武聽窗戶一響，知道大事要成。望裡偷看，見季全拍了一下窗戶，走至神力王的跟前，連拉了幾下袍子。王爺不知何事？季全往東面樓門一站，又向王爺一擺手，便下樓去了。神力王同王大人及四太監向樓門本面一看，也不知何事？無論什麼，就怕是猛勁兒。王爺只顧往東面樓門瞧，忽聽外面高聲說：「王爺，此杯已到草民的手內！」神力王才嚇了一跳！

一扭頸瞧，桌上已不見玉杯。神力王說：「不成！雖說你盜了杯去，天已亮了。」楊香武高聲回說：「小民之罪，多有驚動，請王爺聽，這雞叫是假的，我再叫幾聲！」又叫了兩聲雞打鳴，說：「王爺請瞧瞧表。」神力王低頭瞧表，正十二點鐘。神力王說：「叫外面人嚴查，方才跑的人哪裡去了？」外面眾家人正在那裡坐定，一個個說：「今日雞叫咋早哇？」忽見從樓上跳下一人，往外去了，少時不見蹤跡，把大家嚇了一跳！樓上王爺叫那一伙人至樓上，才聽說玉杯已被人盜去了！神力王問四個內監：「方才那少年之人姓什麼？」四個太監齊說：「奴才並不認識！」王爺一想是武成所派之人，吩咐叫武成！武成方才把眾位朋友送走，聽王爺叫他，知道必是季全的事犯了，連忙至玩花樓說：「爺呼喚奴才，有何吩咐？」神力王怒衝衝地說：

「方才那個少年人姓什麼？你從哪裡帶來的？」武成說：「我只派了這四個太監，那少年之人說是跟王中堂的。」王希說：「不是。他已然將杯盜去了，這是賊的智謀，與跟我的人混在一起，他安心魚目混珠。說也無益，明日交旨吧！還求王爺一番慈善之心，不必與草民生氣。」神力王點頭說：「武成，你下去查看。」武成不多時回來說：「四個更夫昏迷不醒。」王爺派人用水灌過來，天已四鼓。候至東方大亮，王中堂帶著跟人上轎，告辭出了花園，去上朝房。走了不遠，忽見從房上跳下一人，把中堂嚇了一跳！那人跪在轎前說：「草民叩見大人。」王希瞧見是楊香武，問他來此何干？楊香武把杯匣雙手奉上說：「求大人開天地之恩，救草民之命，這是玉杯。」王大人手下人接過來，遞給大人。大人說：「你起來去吧！我知道了。」

楊香武回歸廟內，與眾人相見。到了彭公屋內，此時大人早已換好衣服，候著見駕。楊香武遂將盜杯的事，細細回明。

彭公點頭，隨帶從人上馬，與黃三太、楊香武來至暢春園宮門，敬候聖旨。這日，王公大臣、中堂尚書、六都九卿、十三科道都來得早，打聽神力王花園夜內盜杯的事。內有巴國公、敖國公、忠勇公、貝子貝勒，見了王中堂先問盜杯之事。王大人說：「此杯已被他盜去了。」大家暗為吃驚，不知他如何盜法？少時，聖主老佛爺升了安樂亭。王中堂將玉杯獻上，把夜間盜杯之事奏明，並求赦免他二人之罪。神力王請罪。降旨罰俸三個月，這宗銀子就賞了黃三太、楊香武。康熙老佛爺這道恩旨一下，大家謝恩。彭公也加賞一級。他替二人謝了恩，帶回了關帝廟。武七韃子親自把銀子送給楊香武，說：「眾位，大家帶個路費吧！」李七侯說：「你等往哪裡去？」黃三太說：「各自歸家。」次日，眾人話別回家。彭公帶李七侯回宅。過了幾天，江蘇巡撫奏到，說周應龍房已燒燬，並未拿獲一人。聖上又下

了一道聖諭：派各省督撫務獲周應龍到案，即行題奏。

也是彭公官運發旺，過了新年，二月間，有上諭下來：「河南巡撫著彭朋去，欽此！」隨遞了謝恩折子，請了訓。這次上任，把夫人留在家內教子讀書，只帶著管家彭興兒，與彭禮、彭壽、彭旺，廚子劉安，書童鶴鳴，連車夫共二十餘人。白馬李七侯保護著大人起身。在路上正逢三月三的景況，綠柳垂條，春風送暖，桃花媚人，萬物發生，正是：春日春光無限春，今朝方知自成人。

從今克己應拘節，願與梅花俱自新。

彭公看罷，心中甚爽。那日要進河南境界，彭公叫興兒先領手下人等上任，自己與白馬李七侯各騎一匹馬，身穿便衣。

彭公騎的是一匹青馬。李七侯的那匹馬早已死了，此時換的這匹馬，是在德勝門外驛馬店內，用二百兩白銀買到手中，已騎了半載。此馬真能日行四百里，每日喂的大小麥、綠豆，飲的是黃酒，正在強壯之際。李七侯與大人一路之上，住在店內，就訪問本處的地方官，或是貪官？或是清廉？本處是否還有惡霸？路上也有說州縣官清廉的，也有說糊塗的。這一日走到了半路之上，雲升西北，霧生東南，細雨綿綿。彭公問李壯士：「哪裡有店能避雨？」李七侯抬頭一看，前面雲霧漫漫，樹木森森，大概必是一座村莊。二人催馬前往，緊趕著進了那座村口，見是一座山莊，有七八十家住房，並無客店，也無廟宇。

正在為難之際，見路北有一家大門開著，門前有兩棵龍爪樹。

李七侯與大人下了馬，見這兩越下越大，心中甚是著急，便拉馬至門洞避雨。只見從裡面出來一個莊客，年約三旬，身穿月白布褂褲，足登兩隻舊鞋，紫紅臉膛。他說：「二位出去吧！

我們要關大門了。」李七侯說：「這樣大雨，我們借光吧。這裡有店無有哪？」那莊客說：「沒有店，我們這裡叫馮家莊，姓馮的多。」李七侯說：「你們姓什麼？」那莊客說：「姓馮，我們莊主叫馮順。你快出去吧！瞧你那馬啦，糞尿鬧一地，快出去吧！」李七侯說：「原來是馮莊主，作何生理？」莊客說：「我主人當年買京貨，在河南各處趕會。」李七侯說：「煩你的駕，代通稟一聲，就說有李七侯來拜。」那莊客說：「你怎麼認識我家莊主呢？」李七侯說：「見了就知道了，你不必問。」

那莊客進去不多時，同著一位五旬以外的老者出來，五官慈善，身穿細毛藍布褂，足登青布快靴，舉著雨蓋，見有兩匹馬在眼前，便對彭公與李七侯二人說：「哪位姓李？」李七侯過去說：「在下乃京都人氏，在可云龍鑲店保鏢。今隨我家東人往河南辦貨，半路遇雨，來至貴莊。小弟慕名特來拜訪，只求借一間小房避雨，容日登門叩謝。」馮順聽李七侯之言，說：「來人，先把二位的馬拉進槽頭上喂著。二位請進裡邊坐。」

兩人跟隨進了二門，馮順引路，一同到上房門首。彭公與李七侯進了上房落座，見屋內倒也乾淨，靠北牆有八仙桌，兩邊各有椅子。彭公東邊落座，李七侯西邊落座，馮順在下邊相陪，問：「東人貴姓？」彭公說：「我姓十名豆三，販綢緞為生。

莊主姓馮呀？」馮順說：「是。我先年也作買賣，只因我跟前並無男兒，就是一個小女兒，也無心苦奔。」李七侯說：「種多少田地？」馮順說：「七八頃地，倒把我給累住了。這個年月不好，皇上家王法鬆，遍地是賊，我竟受人家欺負，實是可恨。」

家人獻上茶來，李七侯說：「這目下也無有不遵王法的事，還敢明搶嗎？」馮順說：「明搶那還可以，硬要搶人更可恨了！我家一家人，正在無有主意呢！今遇見二位來此避雨，我又怕連累二位。依我說，你們候兩小點走吧！」李七侯說：「這是為何？你只管實說，我自有個主意救你。」馮順說：「鏢客若要問我，實是可憐。莊之東南，靠大路有一座荒草山，山上寨主姓

韓名壽，別號人稱並力蟒。他有一個壓寨夫人，叫母夜叉賽無鹽金氏，膂力過人，手使鐵棒。手下有三四百名嘍兵。他還有一個兄弟，叫玉美人韓山。有個二寨主叫雪中駝關保，常在這裡要糧。昨遣兩個嘍兵前來，一個叫餓鷄鷹王二，一個叫野雞腿劉八，送來了兩匹彩緞，兩個元寶，說要我女兒作一個壓寨夫人。前者韓壽娶了一個夫人，被母夜叉給生生打死。我女兒嬌生慣養，如何給山賊呢？有心告他去，離縣又遠，又怕他殺了我全家，搶了我那女兒去。我打算要不是下雨，可以把地契連細軟之物帶著，帶家眷逃生。偏巧今日又下雨，你二位想想，我煩不煩？」李七侯說：「不要緊，你快些收拾，跟我二人上省，去請巡撫調來官兵，剿他這山就是了。」馮順說：「要往河南，必須從荒草山經過，那是必由之路。待我命家人擺上酒飯，你二位吃著，我去收拾好了，咱們好逃命吧！」彭公聽了，酒菜已擺上，馮順往後邊去了。李七侯與大人對坐，吃酒談心。

馮順到後面收拾金銀細軟衣服等物，天到日暮之時，雨已住了。

自己到前面客廳之內說：「李壯士，我想雖然逃走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來呢？」李七侯說：「我們東人與河南新任巡撫大人是親戚，只要到了汴梁城，你遞一紙呈狀，那彭大人必然派官兵前來剿滅此山。河南為畿輔之地，竟有這等盜寇嘯聚山林，成群結伙，可見此處地方官並不認真查辦，著實可恨。」說時，天色已晚，忽聽外面有叩門之聲，一片聲喧！原來是荒草山的群寇前來搶親，家人嚇得慌慌張張地說：「不好了，荒草山的大王來了！」不知搶親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